

青年时期写给父亲母亲

裘山山 /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家书

青年时期写给父亲母亲

裘山山 /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书:青年时期写给父亲母亲/裘山山著.

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7.8

ISBN 978-7-5321-6353-3

I. ①家… II. ①裘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8206号

发行人:陈征

责任编辑:陈蕾

装帧设计:陈楠

书名:家书:青年时期写给父亲母亲

作者:裘山山

出版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刷: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00×1000 1/16

印张:25.75

插页:2

字数:388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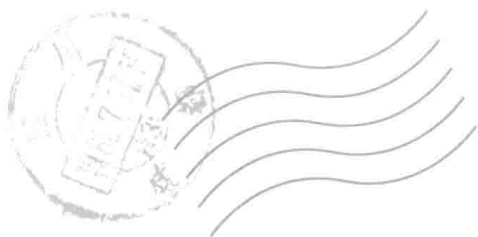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: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353-3/I · 5073

定价:49.00元

告读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52605406

目录



第一章 我们这个家 / 001

1. 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个地方，而是在信上，在途中……
2. 母亲的第一封信，就将父亲彻底征服
3. 我的第一封信，是写给父亲的。那是1971年，我13岁
4. 1973年，第二封信，连标点符号加起来，也只有300多字

第二章 离开父母去当兵 / 027

1. 1977年，18岁的“后门兵”的忧虑
2. 熟记电话号码的通信女兵，非常愉快地给父母写信
3. “爸爸不必为此事再感到于心不安，我对这个问题（入党）没有一点儿怨言。”
4. “相比起入党，有件事更让我向往，就是上大学。”

第三章 我的1978年 / 053

1. “三八妇女节上午放假，中午加菜，下午女兵做游戏……我感到我们的确幸福。”
2. “陈慧莲都考上大学了。看看她，想想自己，不能不使我产生一些想法。”
3. “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我的一篇散文上了《重庆日报》，题目是《我们女战士》……”
4. 收到平生第一笔稿费：七元。全部给连队图书室买了书
5. “这次年终总结，连里又给我报了一个营嘉奖。”

第四章 考大学 / 087

1. 一笔60元的“巨款”是怎样花掉的
2. 妈妈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
3. 机房里间接参加西南边境保卫战
4. 终于争取到了考大学的名额
5. 高考上了分数线，体检却查出肺炎

第五章 校园生活 / 119

1. 富有时代特色的欢迎信：“欢迎你啊，可亲可爱的新战友，长征路上的好伙伴！”
2. 一下子成了班上年纪最大的女生
3. 最喜欢的写作课反而得不了“优”
4. “我们2月9号放假，我最迟10号离开成都。不知妈妈几号返回？”
5. “我很希望能办一个刊物，把那些敢于说真话的年轻人的作品，登出来……”

第六章 鲜活的 1980 年代 / 155

1. 麦乳精和鱼松里的同学情谊
2. 妈妈在信上指示我：22 岁了，可以考虑恋爱问题了
3. 1981 年，从杭州、西安、成都分别向长沙聚拢的，四个人的春节
4. “最近我又写了一篇散文，一篇小说。小说不理想。散文我把它投了，不知行否。”
5. “这几天除了复习英语，就是突击背古文。脑子都要背炸了。”
6. 暑假返校，坐了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次火车：68 小时

第七章 狮子山往事 / 189

1. 写了 50 封家信的 1981 年：平均每周一封
2. “妈妈，寄来的 20 元钱还没收到。高兴极了。因本人目前穷得叮当响。”
3. 寒假去长沙看父亲，竟然遇见了儿时的两个小伙伴
4. 我的 24 岁：纠结考研。逃课和同学去卧龙玩。抽空写小说
5. “姐姐说她 7 月初就能到杭州。我现在常常从‘社会主义经济规律’或者‘《李双双》艺术特色’中抬起头来，盘算到杭州的种种。”

第八章 毕业歌 / 221

1. “我实在不想为分配的事去求别人。我相信我能凭自己的能力跳出来。爸爸你看呢？”
2. 在青神中学当了 40 多天实习老师，爱上了教书
3. 1983 年春节，在杭州过年的一家四口：妈妈的小屋挤不下四个成年人
4. “这是第四次退稿，我准备让他们退十次或者更多。”
5. 意外的“演艺生涯”：被挑中演话剧中的女二号，一个性格古怪的大龄女生
6. 1983 年 7 月 8 日，写了大学期间的最后两封家信



第九章 短暂的教师生涯 / 261

1. 从狮子山校园来到凤凰山教导队，挺符合我名字指出的道路：山山
2. “有一件事可以使爸爸生日快乐：我的小说要发表了，《昆仑》杂志。”
3. 年轻的教员想要“镇住”年长的学员
4. 心高气傲，为参加《昆仑》笔会与领导闹别扭
5. “火线”入党，竟然全票通过。庆幸遇到一个宽容的领导
6. 不辞而别的笔会：再次遇到包容我的人

第十章 成家立业 / 291

1. 1984年，小说处女作《绿色的山洼》发表了
2. 384元稿费的去处：爸妈的沙发、公婆的皮褥子以及亲友吃饭
3. 文凭热、全民经商时代的“河边湿鞋”
4. “最近一个多月，我笔不能动书不能翻，这怎么行？我的愿望是当作家而不是团长。”
5. “妈，我刚开会回来，一个教员表彰大会。说实话，我为自己的太顺利而感到不安……”
6. 大年初二，成都，27岁的婚礼

第十一章 离开凤凰山 / 321

1. 赶上了百万大裁军，是军内调动还是申请转业？ 纠结。
2. “我想进创作组，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。就因为性别。”
3. “我被命运扔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沟。四面巍巍矗立着我的同胞们： 山。”
4. 到军区机关出公差： 迎来山穷水尽后的柳暗花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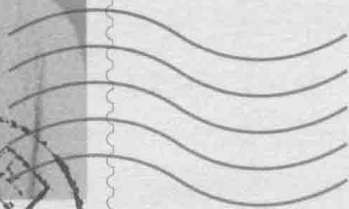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章 走进北较场 / 353

1. “没想到我也当了编辑，这样爸爸妈妈的行当也算都干过了。”
2. 1986 年春，赴北京约稿： 明明是去求人的，却不愿开口，亏你还姓“裘”
3. “刊物办得很艰难，不过邓小平给我们题写了刊名，在定编上又增加了一线希望。”
4. 巧合与纪念： 1977 年 3 月 14 日，离家参军；十年后的同一天，儿子出生
5. 赴京参与报告文学写作： 想采访吴仪，她却带我去了燕山石化公司
6. 我的 1988： 授衔落空，小说获奖

尾声： 没有结束 / 400

第一章

我们这个家



1. 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个地方,而是在信上,在途中……

我们家,是一个很特殊的家庭。

特殊原因之一,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,一辈子在部队,不说南征北战,也是一生漂泊无定。因为他是一名铁道兵,铁路修到哪里,他就走到哪里。于是乎,他和他的妻子,他的两个女儿,总是聚少离多。父亲母亲谈恋爱的时间很长,因一直是“异地恋”。好不容易确定1950年底结婚,父亲又突然接到命令随部队去了朝鲜,一去三年。母亲一直等,等到朝鲜战争结束,才与父亲完婚。所以两人结婚时,都已经是28岁“高龄”了,生姐姐时29岁,生我时已32岁。父亲母亲是同年生人。

特殊原因之二,母亲是个职业女性。许多军人的妻子因为没有工作,婚后就随军到了部队,一家人总是在一起的。可母亲是省报编辑,有自己的事业,故婚后他们继续分居。父亲随部队在福建江西一带参加“鹰厦线”的修建,母亲在杭州独自抚养我们。整整十年。

因为这个缘故,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通信也是非常多。可惜“文革”的时候都被销毁了,因为其中有不少他们对时政的议论,在如履薄冰的年代,他们怕给已经“声名狼藉”的自己惹来更大的麻烦,不敢保留。

我们这个家最稳定的时期,莫过于我的童年。父亲调到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教书,而母亲因为被打成“右派”,不得已离开报社,就带着我和姐姐随军到了石家庄,一家人于是团聚了整整七年。

这七年的生活,我在长篇小说《河之影》里,有大量描述。尽管期间经历



这是父母年轻时比较经典的一张照片，摄于1959年春天。父亲身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，母亲身穿列宁装，胸前还戴着团徽。两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很好。父亲母亲是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恋爱后才结婚成家的，婚后又一直分居，所以特别珍惜在一起的日子。据母亲说，拍此照时，她已怀了我姐姐。

了“文革”，但我们这个小家，还是有过很多温馨的日子，父亲对母亲和我们两个女儿，都非常疼爱，这些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，一直滋养着我。

好景不长，1970年，父亲又被调动，调到了正在大巴山施工的部队工作。母亲虽然带着我们也一起来到四川，但部队所在地和家属所在地，依然相距遥远。那十几年里，父亲只能靠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，回来看我们母女三人。

如此，我们这个家总是分离，分离。最极端的时候，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，而且这样一分为四的情形，出现了两次。

第一次是1958年到1961年。那时父亲随部队在福建修鹰厦线，母亲被打成“右派”去浙江临安山区“劳动改造”，三个月的我被托付给嵊州乡下的祖奶奶抚养，三岁的姐姐被托付给杭州姨妈抚养。一家四口天各一方，天涯零落。父亲探亲回家，一个月的假，要跑三个地方看望亲人。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我时，我已经一岁半了。

第二次一家四口分散四处，是1978年到1984年，父亲从铁六师调到长沙铁道兵学院教书；母亲“右派”平反回到杭州，在《浙江日报》工作；姐姐因下乡去了陕西咸阳，后调到国棉二厂当工人；我因当兵在重庆，后考上

大学到了成都。

这回的天各一方更为遥远，是四个省份。那时我回家探亲，跟父亲当年一样，有时去杭州，有时去长沙，有时去西安。

幸运的是，那时的我和姐姐，都已经能给父母写信了。

我给爸爸写，给妈妈写，给姐姐写，然后他们分别给我写。我们互相交织着写。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，而是在信上，在途中。一封封的信，将一个四面八方的格局连接起来，成为一个整体。

妈妈当时曾戏言，我们家四个人，一个在华南（长沙），一个在东南（杭州），一个在西北（西安），一个在西南（成都），只需找一个东北女婿和一个华北女婿，就占领全国了。

自然是分久必合。先是父亲离休回到了杭州，和母亲团聚，然后是姐姐调回了杭州，和他们团聚。我虽然还在成都，但毕竟每年探亲有了固定的去处。一个具体的有房子的家，在杭州成立了。

我似乎接替了父亲的角色，每年回家探亲。

家书最早进入我记忆，是1970年代初。

或者说写信这件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是1970年代初，我12岁。

那时父亲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里修建襄渝线，母亲带着我和姐姐住在重庆北碚的家属基地。所谓家属基地，就是租借了北碚机械厂的两栋筒子楼而已，一层楼住八户人家，公用厕所，公用水龙头，两家合用一个厨房。

那时的部队家属大多来自农村，没有文化，每每要给自己丈夫写信时，就来找我妈帮忙。我妈是家属里为数不多的和她们一起做临时工的“文化人”（另几个“文化人”在外面单位上班）。身为“右派”的她，早已放下了作为一个省报编辑的身份，她和阿姨们相处很好，丝毫看不出有什么差异。

妈妈写信的时候，阿姨们总是围着看。

一般是某个阿姨先拿来自己丈夫的来信，让妈妈念，然后再由妈妈代回复。我们家没有书桌，妈妈是坐在小竹椅上，趴在木凳上写的。那个情形，我

至今清楚地记得。

比如给邓阿姨写，她说一句妈妈写一句。一般来说，是讲孩子的情况，或关心丈夫身体，鲜有感情表达。但其他阿姨会在旁边起哄：加上“亲爱的我想你”，加上“你快回来看我吧”。

邓阿姨就红着脸打她们。虽然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了，依然很羞涩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家昏暗的灯光下就充满了欢乐。我很喜欢这种时候，能看到妈妈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阿姨们排着队，一个写完了下一个。妈妈听完阿姨的口述，也会帮她们再加两句，比如，你要保重身体，注意安全什么的。然后读给她们听，阿姨们总是连连点头，表示满意。

铁道兵是一个危险系数很高的职业，加之那个年代条件简陋，工地上时不时传来噩耗，就单是我们住在北碚那五年，父亲所在的29团，就有两位工程师在施工时遇难。所以阿姨们天天盼着丈夫来信，尽管一个字不认识，拿到信依然是眉开眼笑。而她们的丈夫，知道自己的老婆不认字，也总是把信写得简洁明了，跟文件一样有标配：最近工作很顺利，身体很好，不用担心。孩子们怎么样？你要注意身体。几乎回回如此。但等不到信的阿姨，就会焦急万分。真的是家书抵万金。

我们家隔壁邓阿姨家，老大是个儿子，比我小两岁，叫小明（不是段子里那个小明哦）。他爸爸回来探亲时教训他说：你都读五年级了，认了那么多字儿了，还不能写信吗？以后你帮你妈给我写信！你给我写一封信，我就奖励你五毛钱。

1970年代初，五毛钱是巨款啊，要卖多少橘子皮牙膏皮才能攒到啊。我在旁边听了眼馋得不行，恨不能帮他写。因为我们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的，我爸从来不搞物质刺激，都是正规的传统教育。比如面壁思过，打手板心之类。若做了好事，也只是口头表扬。

但即使有写一封信五毛钱的重赏，小明仍不肯写。没办法，邓阿姨还是得找我妈写。不光是邓阿姨，王阿姨、曹阿姨都找我妈写。我妈是很愿意帮阿姨们的忙的，因为阿姨们从来不因为她是“右派”而歧视她，很尊重她这个文化人。

除了请我妈读信回信，阿姨们还时常会向我妈请教一些问题。比如曹阿姨问：徐大姐（我妈姓徐），我昨天听到广播里说，某某去世了，中（终）年76岁。这76岁还算中年吗？我妈就尽可能通俗地解释说，这个终年不是那个中年，虽然读音一样意思不同。王阿姨又问，叶剑英明明是个男人，为啥叫个女人名字呢？我妈就说，剑是刀剑的剑，英是英雄的英，这就是个男人的名字呢。

阿姨们的态度和我妈的态度，都非常诚恳。我曾以这些阿姨们为题材，写过一篇短篇小说，《明天是八一节》。

2. 母亲的第一封信，就将父亲彻底征服

整理这些书信，让我感到最遗憾的是，爸爸妈妈早期的信件没有了。就是从他们从恋爱到结婚，到“文革”前的信件。那应该是他们最珍贵的信件了，包括1950年代初父亲去朝鲜的三年，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支撑；母亲被打成“右派”去劳改时，他们商量怎么安排孩子渡过难关。

这些信一定是在“文革”时烧掉的。那时父母如履薄冰。我完全能想象他们的恐惧，父亲被打成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”、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，母亲是“摘帽右派”，他们成天提心吊胆等着造反派来抄家，怎么可能保留那些信件呢。现在留下的一包，仅仅是母亲平反后，到父亲1984年离休，他们团聚之前写的若干信。比之前面几十年，实在是很少一点点。

但母亲的第一封信，却被父亲小心翼翼地保留了下来。

因为那是他们恋爱的奠基石。

父亲和母亲，是经我们的二姨父介绍相识的。

我的二姨父，是父亲的大学同学。两人关系好，姨父就把自己的小姨妹介绍给了父亲。父亲看了母亲的照片，一个清清秀秀的江南女子。也许是生在江南清秀女子见多了，并没有生出什么特别的感觉，但出于礼貌，还是给母亲写了几句话，附在了姨父给姨妈的信里。

姨妈收到信，就拿去给母亲看，要母亲回一封。母亲便回了一封。信极

短，却将父亲一下子“打倒”，彻底征服——一手漂亮的小楷，通篇落落大方机智有趣的语句（要知道母亲只是小学毕业），直到晚年父亲仍能背出信的全文。可见其魅力。

1947年，12岁的母亲写给父亲的第一封信。母亲未嫁时受旧戏文影响，一心想找个穷书生，勤奋聪明，不依靠家里。故镇上有钱人家来说媒时她都不愿意。父亲恰好是这样的书生，家里破败了，靠自己拿奖学金上大学。所以当二姨夫将父亲介绍给她时，她回了这封信，婉转而又落落大方地表达了愿意交往的意思。这封信将父亲彻底征服。

1947-4-4
48岁

朱晴君：附在姊姊夫函中已时悉：

你是姊姊夫的好朋友，也就是我姊姊的好朋友，同样的也是我的朋友，你强我是你姊姊的好朋友，当然我也希望你是姊姊的好朋友。

据姊夫来信云：要教功课很忙，希望你依然在忙中抽闲，多多的给那指教。再致致

安好

淑明手书

三十九

采畴君：附在我姊夫函中之件悉。

你是我姊夫的好朋友，也就是我姊姊的好朋友，间接的（地）也就是我的朋友。你愿我是你纯挚的朋友，当然我也希望你是我纯挚的朋友。

据姊夫来函云，贵校功课很忙，希望你能在忙中抽闲，多多的（地）给我指教。

再谈。祝

安好。

淑娟手泐

三，廿九

几十年后我和姐姐读到此信时，也是感慨不已，不得不佩服自己的母亲。那时母亲 21 岁，字好，文笔也好，态度不卑不亢。难怪父亲一辈子做了母亲的粉丝。信上面那个收到日期的字迹（1947-4-4 收到），是父亲的。

最后那个“手泐”的“泐”，我和姐姐都不认识，只得请教一位书法家朋友，朋友告知，那个“泐”字读乐，四声，是旧时书信用语，手书的意思。

母亲这封信，应该是我们这个家所有家信的鼻祖。

此外，父亲还保留下三封与我有关的信，我读大学时他寄给了我，我猜想他在处理老信件时，实在舍不得，就留下了几封。我小心翼翼地收藏着。可是其中一封还是被我藏得找不到了，甚是遗憾。好在另两封尚在。

找不到的那封，是我出生时母亲写给父亲的，1958 年 5 月中旬。就半页纸，大意是说，女儿已出生，母女平安，还说女儿很好看，总之全是让父亲放心高兴的话。但我知道那半页纸对母亲来说有多么不易。她生我时难产，大出血，医院却因为她是“右派”置之不理。她完全是靠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下来的。但她在给父亲的信上只字未提，只报平安。母亲真的很了不起。

找到的两封，是母亲写给父亲，专门讲我和姐姐趣事的。

小白桦一蹦一跳跟着老张走了。穿了件大衣，好像是大孩子了。家属在背后轻轻地议论：阿姨给孩子打扮得真好！好像亏待了山山，我连忙过去看她，塞给她两颗糖。挺好，嘴里又说又唱，摇摇摆摆上楼午睡去